

王家卫拍《繁花》：上海香港双城对倒，电视剧繁花面临的2个危机？

王家卫其实不是第一次写电视剧，如今再拍上海，王式美学将如何调校贪新喜快的观众预期？



《繁花》剧照。

特约撰稿人 李照兴

刊登于 2023-12-26

[#繁花预告](#) [#金宇澄](#) [#繁花电视剧](#) [#繁花](#) [#繁花胡歌](#) [#繁花线上看](#) [#王家卫](#)



对更多的刘以鬯及王家卫们，那上海来客初来埗到的时代已远去，走散的上海人及其传奇，现实里一分为二，一支在香港，一支留在上海——其实该还有第三支，去了台湾，那故事早已由白先勇写下。以至到今日可能有第四分支……

距离他上一部电影作品《一代宗师》已十年有多。《繁花》的拍摄念头也公开了九年，直到2023年年末，电视剧版本终于推出。提前放出的预告片，理所当然上海话对白，以至有人觉得大胆，面向全中国市场，怎么会来一部方言剧集？他们也许不知《繁花》的来头，一本地道的上海小说。或许更不清楚的，是王家卫与上海的文化与情感关连。

要理清这关系，没有比在上海一个矮楼底的阁楼中与王家卫聊上海，更富“王家卫式上海意象”了。当时他当然还不知道自己日后要拍《繁花》，正确一点来说，甚至连金宇澄这《繁花》小说也尚未出版。但既然人在上海，怎会不“因地成便”，追问他电影中那上海意结的缘由。于是由他五岁离开上海前居住的淮海路弄堂讲起，如何大江大海，一家人，一半到了香港，一半留在上海。

被王家卫留在身后的上海

这股“繁花热”得力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：中国大城市的激荡转型，作为当前中国大都会典范，上海翻天覆地的改变，浓缩了这时代与居住者的转折命运。

那是1963年，和十多年前断续离开那座城市的家庭一样，有些觉得不会等太久就能回去，又或者留下的家人很快会出来团聚。然而时代就此关上门，留在上海的不单是他的哥哥姐姐，而是他所不清楚的故事另一端，有关自己的家庭，有关于上海。

如果真有王家卫“上海香港电影宇宙”的话，《阿飞正传》、《花样年华》和《2046》是构成他那代上海人在香港的故事，但就像一幅封尘后重现的家族与城市拼图，来去端详，总有那么几块缺失了。六十年代他离开之后的上海，到底怎样了？所以大可想像，多年后当王家卫读到金宇澄《繁花》开头之时：

独上阁楼，最好是夜里。《阿飞正传》结尾，梁朝伟骑马觅马，英雄暗老，电灯下面数钞票，数清一沓，放进西装内袋，再数一沓，拿出一副扑克牌，捻开细看，再摸出一副。接下来梳头，三七分头，对镜子梳齐，全身笔挺，骨子里疏慢，最后，关灯。否极泰来，这半分钟，是上海味道。

他大抵知道若真要讲那未完的故事，就得回上海讲。



《花样年华》剧照。

2012年金宇澄发表的长篇小说《繁花》有35万多字，十年过后依然为人谈论，在释出要改拍成影视作品之同时，有全上海话的舞台剧版本在中国各城公演。很大程度上，这股“繁花热”得力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：中国大城市的激荡转型，作为当前中国大都会典范，上海翻天覆地的改变，浓缩了这时代与居住者的转折命运。

而这正好是《繁花》小说中涉猎的内容与时空，当中由六十年代讲到九十年代。原著上百个人物，三大男主角，除了今次电视版由胡歌饰演的主角阿宝，还有小毛和沪生，各自又搭上男欢女爱商场闹市三教九流诸色人等，经历文革、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上海股市与下海经商风潮，一夜致富与横尸街头，也有饭局杯光街角游走，用小民的城中生活去看城市几十年变迁。

在今天可以“复古”九十年代？

现在哪能弄出一整个真的旧弄堂，来拍假的当年戏？因此，记忆与书写所以重要，因它才有可能重组一个时代。

此前的宣传中，自觉最惊心动魄的其实是这一句：“此剧有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，一部怀旧味十足的作品，主演一身九十年代复古装扮现身”。曾几何时，九十年代好像刚过去没多久，现在已经等不及要以“复古”来形容。时代不能说不仓促，上海人加倍感受到那份源于这种翻天巨变的浮华与苍凉。

而距九十年代至今，又有三十年过去，此城又展开了新的散聚。新世代的阿宝小毛沪生，又将如何记忆他们这一代的上海？

细数一下小说以外的现实城市面貌，这个“复古”的讲法其实没差。

小说除了以角色遭遇去连贯，更为人津津乐道的，是对上海街头与建筑的细心关注，让它成为犹如都市闲逛者的记录。它记下了人们吃些什么，看些什么，住在哪里。金宇澄的小说最令人看得眉飞色舞，就是写转弯抹角走走逛逛上海街道弄堂小馆公园公交站巨细无遗。由上海前法租界中心区茂名路思南路国泰电影院到长乐中学，像一大本上海上只角地理志。

菜场、里弄、市集什么的，现在哪能弄出一整个真的旧弄堂，来拍假的当年戏？因此，记忆与书写所以重要，因它才有可能重组一个时代。原著中有一张上海卢湾区手绘地图，导览著书中的街角风物。可现在上海竟已再没有卢湾区，早已被并到黄浦区里去了，正如后来闸北区也并进静安区。如果有一天，上海这个城市消失了，人们或需凭《繁花》的文字把它重建。

而这种城市旧生活的消失，正好就是今天人们怀缅旧时旧物的情怀精髓所在，包括了已消逝的人情与建筑，又或者逐渐遭忘怀的语言。此所以，小说文学界对《繁花》的讨论，其中一个焦点便是对小说中上海方言书写的争论，伴随著此时此刻，无论是在中国哪个地方，都有当地方言或遭淘汰的恐惧。

但不要误会，《繁花》其实全为上海话写成，金宇澄似乎用了极为技巧的平衡，大体为白话文的叙述主线让懂中文的读者都能读懂，而后才夹杂个别上海方言、专有词汇、片言只字，平添特色，也为上海以外读者带来一点异域趣味，与对老上海的好奇。



《2046》剧照。

警察，常常会被评论人刻意过度阅读成《阿飞正传》的前传。就如《繁花》也可引伸阅解为这个上海故事的后传。

尤如镜象，这上海故事中永远不缺的是香港。两者像是处于某个历史时刻的分叉口两边，如花园小径生出的歧路，导向两个平行世界，到了某一刻又再交织在一起。如果过往是在香港中看到上海，不知如今在上海中又能否照见香港？电视版本《繁花》要如何再现那间尼古拉斯东正小教堂？那个处处生猛和机会的时代？用这角度对照来看，可能才会掀出另一幅人面桃花的景象。

[#繁花预告](#) [#金宇澄](#) [#繁花电视剧](#) [#繁花](#) [#繁花胡歌](#) [#繁花线上看](#) [#王家卫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